

抗日情報戰

(十二)

喬家才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執法隊長毛萬里

毛萬里上書識荆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毛萬里到達杭州，想找份工作，正好浙江警官學校正科招生，他報名投考。考完第三天，還沒有放榜，聽說浙江警校是由戴笠先生實際主持的，他雖不認識，却知道戴先生是江山的一位非常人物。一時心血來潮，學李白上書韓荆州，給戴先生寫了一封信，表示仰慕之忱，想不到這麼一來，他的一生事業就這樣確定了。第二天，戴先生約他到警官學校去談話。

「你過去做過甚麼工作？」戴先生問毛萬里。

「做過文牘工作，」毛萬里說。

「我看你不要讀警官學校了！」戴先生說：「大丈夫志在四方，何必讀書，而後為學，參加我們的實際工作，在工作中去求真實的學問吧！」

談話後第二天，毛萬里到南京雞鵝巷五十三號報到，剛好軍校六期湖南譚良譜也去報到，他們兩人被招待暫住公館西房，等候戴先生回來分派

工作。過了一天，戴先生從上海回南京，甚麼話也沒有講，把他們兩人帶到三道高井洪公祠。門外掛着一面「外語研究所」的牌子，裏面却是軍統局最早的訓練班。班主任是王固磐，教育課長是鄭介民，訓導課長兼隊長是李士珍，事務課長是戴先生，教育副官兼辦公廳主任是張炎元。戴先生名為事務課長，實際上，全班由他主持。訓練班發佈人事命令，譚良譜是中尉事務員，毛萬里是少尉書記。

毛萬里初出茅廬，不知道這是甚麼機關，心裏有些疑懼。於是，去找江山同鄉姜方才(穎初)商量，表示不願意幹下去。姜方才告訴他，他剛剛入門，不了解內容，勸他好好幹下去，會有很大的前途，他才定下心來。在洪公祠呆了不久，又調為杭州特訓班書記，月薪加到六十元。沒有多久，又調到雞鵝巷五十三號甲室(甲室就是戴先生辦公室的代名詞)工作，不到一年，薪水增加一倍，加到月薪九十元。

「萬里！」戴先生對他說：「這才是你的工作真正開始，一切機密都在你的身上，你要好自

為之！」

戴先生這麼一說，毛萬里聽得真有些不寒而慄。在甲室所看到的公事，同訓練班完全兩樣。既然堂堂入奧，就得下點功夫，弄個清楚。於是，休閒的時候，把甲室卷廚裏的公文一件一件看過，才知道果然責任重大，非同兒戲，難怪戴先生慎重其事，要他好自為之。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戴先生兼任南昌行營調查課長，追隨領袖効力安內攘外工作。毛萬里奉命長駐南昌，一方面協助柯建安接收調查課的工作，一方面兼辦領袖在牯嶺的警衛責任，薪水加到一百一十元。

毛人鳳參加工作

有一天，已經是夜晚十二點多鐘，戴先生走到毛萬里的辦公室，問道：「善餘(毛人鳳之名)現在甚麼地方工作？」

「在崇德(浙江省)縣政府担任科長。」毛萬里回答。

「他對縣政府的工作為甚麼這樣有興趣？」從戴先生說話的神態，毛萬里看出，似乎很不以

爲然。

「那倒不是興趣問題，他總得有點事情做麼



戴笠將軍的人情味

圖為戴將軍與情報工作同志的子弟歡渡聖誕時之情景。

！人家請他去幫忙做科長，他也祇好去做了。」

「他來我們這裏工作不好嗎？他肯不肯來？」

「戴先生又這樣問毛萬里。」

「如果戴先生要他來，他一定會來的。」

「毛萬里回答的非常肯定。」

「他在崇德每月多少薪水？」

「九十元。」

「善餘抽紙煙吧？」

「是的。抽紙煙對工作有甚麼關係？」

我這不是也抽紙煙嗎！」毛萬里非常奇怪

，戴先生爲甚麼提到抽紙煙？注意到這些

小地方。

「好！你給他拍一份電報，請他來我們這裏工作。」

戴先生說完話，反身踱出

毛萬里的房間，不到五分鐘，他又走回來

，對毛萬里說：「你暫時不要給善餘拍電

報，等我回到南京，由我來辦吧！」

毛善餘是毛人鳳在文溪小學的名字，

是毛萬里的親哥哥。他一再推辭，戴先生

開始非常肯定要善餘來，不到五分鐘，却

又變卦，一定有甚麼原因，是不是對他的

忠實有所顧慮？第二天，戴先生返回南京

，毛萬里緊接着拍去一份電報：「假如鈞

座對家兄忠實有所顧慮，職可完全負責。」

「接來電，已與善餘去電，邀其來京

面談。」戴先生接到毛萬里的電報，這樣

回答他。

毛人鳳就這樣參加了特務處的工作，

一開始，派在杭州警官學校政治特派員辦

公室，担任書記。每月生活費九十元，不比崇德縣政府多一元，也不少一元，可是比他的弟弟却少了二十元。然而毛人鳳和戴先生早有最良好的友誼，他參加工作完全是戴先生主動邀請，和毛萬里並無關係。

毛萬里奉派到北平

毛萬里在戴先生辦公室担任機要工作，經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因華北情勢緊急，抗日鋤奸情報工作需要加強，於是調派毛萬里到北平担任北平站書記，從事抗日鋤奸情報工作。不久，北平區成立，毛萬里又兼區書記。二十四年底，我奉命任北平第一站站長，周世光任站書記，毛萬里才專任區書記。

北平區區長最初是張炎元，後來換爲李果謀，最後爲王天木。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三月，我調後方工作，時毛萬里住在協和醫院後面煤渣胡同，以金華人協和醫院護士母女二人爲掩護。不久，他接任北平區區長。七月間，他的住所被日本憲兵隊查抄，掩護他的母女二人被日本憲兵隊捕去。毛萬里幸免於難，調往後方工作，旋入成都中央軍校高教班受訓。

三十年（一九四一）軍統局成立上海實驗區，統一策劃上海工作，由毛萬里任區長。戴先生很得意地對他說：「這是我想了夜，才想出來的新辦法，先由你來實驗。實驗成功，將來華北、華南各重要地區的工作都可以實施。」

所謂實驗區，是在軍統局本部成立的新機構，負責單獨策劃指導某一地區的工作。大概戴先生認爲實驗的結果不差，第二年又成立了華北

實驗區，由張家銓任區長，後由馬漢三接任，一直到日本投降。

戴將軍感人的故事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危在旦夕，敵人謀打通大陸南北交通線，湖南戰事日益嚴重。戴先生深恐重慶通往東南的水陸交通，將來受阻，為指揮東南的工作便利計，在浙江金華成立東南辦事處，以毛萬里任主任。有一天，戴先生到了東南，毛萬里去見他。戴先生的態度和藹可親，讓他坐定以後，並沒有談工作。

「你為甚麼喜歡打麻將？」戴先生甚麼話也沒有提，劈頭問他：「打麻將有甚麼味道？我禁止打麻將的命令，你看到沒有？」

「沒有，不過我聽說過。」這一連三問，問得毛萬里不能不閉腔了。

「怎麼樣？」戴先生迫問一句。
「嚴重處罰！」毛萬里毫不遲疑地回答。

戴先生聽毛萬里這樣一回答，倏然站起來，兩手插進褲袋裏，偏着頭，嘴巴繃得很緊，沿着桌子打轉。戴先生在想問題的時候，老是繃緊嘴巴。他聽了毛萬里的回答，好像很作難，在想解決的辦法。毛萬里喜歡來八圈麻將，幾乎人所共知，顯然是有人打了小報告，戴先生不能不理，所以才這樣問他。他回答的忠實乾脆，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局面由一陣緊張而輕鬆，戴先生轉了幾個圈子，重回座位，轉變了話題。

「你認識張性白嗎？」戴先生問。
「認識。」毛萬里回答。

「這個人很幹練，我打算派他担任蘇浙皖邊區貨運管理處處長，你看如何？」

「這件事他會幹得很好，」毛萬里說：「不過，結果可能不很理想。」

「為甚麼？」戴先生聽得很感興趣的樣子，這樣追問一聲。

「張性白現在就是幹這種買賣，戴先生要他担任這項職務，可說是老馬識途，駕輕就熟，一定可以幹得很好。祇是將來的結果，可能一半歸公，一半歸私。因為張性白並不了解軍統局的精神和作風，更不知道戴先生的為人。私心重的人，見錢眼紅，很不容易改變個性。」

「將來如果他貪污，再辦他不遲。」戴先生說完，接着又問：「你知道申屠宏嗎？」

「知道。」
「我打算派他担任張性白底下的場口貨運站站長，你的看法如何？」

「申屠宏很機警能幹，」毛萬里說：「幹貨運工作，也是能手，不過他有一個毛病。」

「甚麼毛病？」
「喜歡打麻將。」

戴先生突然站起來，轉到毛萬里的對面，手指着毛萬里說道：「萬里！祇要你把工作做好，打四圈也沒有關係。」

繞了半天圈子，才得到這樣一個結果。毛萬里聽戴先生這麼一說，鬆了一口氣，自己反而慚愧萬分。心想，戴先生對自己這樣信任愛護，自己是東南方面的負責人，為甚麼要違犯他的禁令！自己却喜歡做他最不喜歡玩的遊戲呢？於是，

痛下決心，在東南負責的時候，一定以身作則，不再打麻將，並且通令東南辦事處所屬各單位，澈底執行戴先生的禁令。這就是戴先生感動人的地方，收效很大。

江山的人物與地理

另外一件有趣的故事，毛森在上海被敵人逮捕後，電台沒有被破壞，照常通報。每星期可以接見他太太一次，談話時夾雜幾句江山土話，瞞過監視的漢奸，表達意見。所以，他的情況隨時電告重慶，始終沒有失去聯絡。日本人不殺他，想利用他做工作。他滿口答應，不過提出一個條件，祇能幫助他們對付小流氓，不做不利於重慶方面的任何行動。日本人覺得他義氣，接受他的條件，把他釋放出來。毛森給日本人工作了一段時間，幫助他們破壞了好幾處小流氓的組織，日本人非常滿意，認為他很能幹。

一天，毛森穿着日本憲兵隊的制服，很神氣地到了杭州，然後逃到場口附近我們的游擊區。當時金華已經失守，東南辦事處撤退到江山的峽口鎮，毛森到了那裏，正好戴先生偕同梅樂斯來到東南，指導工作，已經到了戴先生的家鄉保安。他們兩人偕往保安，去見戴先生。戴先生看見毛森安全逃回來，非常高興，留他們一塊兒吃晚飯。

「我們江山在明清兩代出過幾位大人物，據傳說都不得善終，這是甚麼道理？你們可以到毛尚書讀書的地方看看，做一番研究的工作。」吃完飯，閒話家常的時候，戴先生交代他們兩位。

明朝有位江山尚書，名叫毛愷，傳說因為反對嚴嵩，被嚴讒言，遭到殺身之禍（江山縣志說是病故）。清乾隆年間有位柴大紀，原任總兵，奉命到台灣平亂，有功，晉升伯爵，因為得罪了一個滿洲的皇族，誣柴大紀對朝廷不忠，滿門抄斬。第二天，毛萬里和毛森騎馬到毛尚書家鄉石門，去調查研究毛尚書的一切。他們訪問村中的好幾位父老，沒有一個人能夠說出毛尚書的詳細掌故。再到毛尚書讀書的廟裏去問和尚，和尚也是一問三不知，祇是指着一方硯台，告訴他們，係毛尚書用過的遺物。一方石硯研究不出甚麼，毛森搖搖頭，表示這個題目太難了，簡直無法下手，不知道這篇文章怎樣做起。毛萬里覺得跑了大半天，不過看到一方石硯，既然問詢不出甚麼，倒不如去看看山川地勢，先賞玩一番風景再說。就在賞玩山川風景的時候，毛萬里忽有所悟，他雖不懂風水，可是就他所看到的山水地勢，姑且做一個結論。

江山縣的山脈從仙霞關北向迤邐，氣勢雄壯，可是到了石門，戛然而止。這種山勢，突然中斷，似乎不是一種好的徵兆。毛萬里仔細觀察推敲以後，心想：雄壯的山勢，不是象徵大人物嗎？突然中斷，不是象徵不得善終嗎？再就水這一方面來研究，須江是仙霞嶺發源的支流，河牀淺而陡，平時積水有限，河中亂石嶙峋。如果下一天驟雨，河水滾滾東流，澎湃壯觀。雨過天晴，一瀉而盡，所謂窮山餓水，自然養不住大魚，大人物如何能善其終呢？毛森聽了毛萬里的這一套理論，苦笑着說：「也祇有這一種說法，回去報告戴先生，石門之行，總算有個結果，可以交卷了。」

「你們去過石門沒有？」他們從石門回來的當天晚上，戴先生問他們。

「去過了。」

「調查研究的結果怎麼樣？」毛萬里把他觀察山水的見解說了一遍，戴先生哦了一聲，說道：「不無道理。」

戴先生坐機失事，也可以說死於非命，於是江山的朋友們也把戴先生的死，歸納到江山大人物不得善終這一個相當迷信的結論，是耶？非耶？

一付傑出的對聯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四月一日是軍統局成立十週年紀念日，也是軍統局工作的頂峯時期。而我們敵人日本軍閥偷襲珍珠港，向英美宣戰。他們侵略中國，原想三個月就可以迫使中國屈服，現在打了四年，泥足越陷越深，戰爭無法結束，又和全世界為敵，不是自掘墳墓嗎？我們勝利也指日可望。所以，十週年紀念大會特別隆重，戴先生非常高興。

紀念大會他向兩千多位同志很感慨地說：「十年以來，我們雖曾經濺了不少的鮮血，和流了不少的黑汗、熱淚，以為最艱苦的努力，最英雄的奮鬥，最壯烈的犧牲，而對於領袖所屬望我們的，我們還沒有做到萬分之一！從今以後，我們應該如何惕勵？加倍努力，加緊工作，加強奮鬥，以滿足領袖對我們的盼望。」

他又向大家了解「革命是權利」、「痛苦即是生活」、「死即是生」的道理。他要大家「以數十年必死之生命，充滿新鮮活潑的朝氣，發動轟轟烈烈的奮鬥，為國家民族綿延無疆之命脈。如是，我們生不虛生，死不枉死。」

當時毛萬里正在浙江主持東南辦事處的工作，不能參加此一盛會，派秘書姜朝龍代表辦事處出席。毛萬里才氣縱橫，撰文用字，喜歡推敲，尤長於做對聯。他為四大會做了一付對聯，由姜朝龍帶往重慶，送給大會。

戴先生檢視大會收到的好多付對聯，特別欣賞毛萬里所做的一付，檢出來，命令掛在司令台前面的兩邊。

對聯是：

從四條巷到羅家灣，組織雖有前後，精神還是一個；

改特務處為軍統局，同志遍佈中外，忠奸決不兩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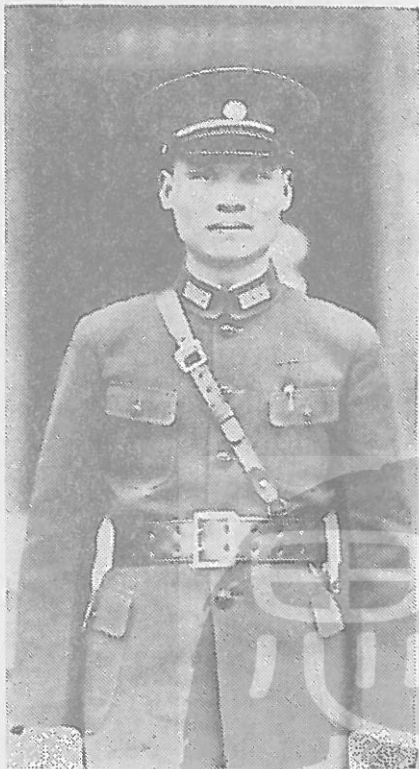
因為戴先生很賞識這付對聯，所以，才懸掛在司令台的前面。

這付對聯，上聯敘述辦公的地點，下聯敘述機關的名稱。特務處最初辦公地址在徐府巷，時間很短，以後搬到四條巷。到了重慶，軍統局的辦公地點在棗子嵐埡的羅家灣。不論是四條巷，還是羅家灣，精神是一貫的。這一個精神是甚麼精神？革命精神。團體名稱，特務處也好，軍統局也好，他的任務是殺敵除奸，所以說忠奸決不兩立，此即所謂「漢賊不兩立」也。

蔡慎初和三戰區

三十三年(一九四四)戴先生又一次到東南，和毛萬里見面時說：「蔡慎初(皖北站長)真了不起，我這一次去皖南視察，他來見我，談到陶廣和他的部隊貪污腐敗，蔡慎初在晉見陶總指揮時，當面拍桌大罵，你看多麼堅強！」意在測詢毛萬里的意見。

「果有此事，我們的工作快要垮台了。」蔡慎初的確堅強、忠實、廉潔、負責、努力，老成持重，絕不會輕舉妄動；工作態度嚴正，事事認真，絕不妥協，的確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老同志。不過，他的耳朵稍微有些聾，別人說話，他聽不見，有些人以為他不理人，會誤會他傲慢。在皖北獨當一面，很受人尊敬，成績非常好。毛萬里不相信他會這樣魯莽，對於一位軍政大員，會拍桌大罵。戴先生這樣說，可能另有用意，故意說給他聽。



抗日名將對戴笠將軍從事抗日情報工作大力支持的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上將。

「爲甚麼？」戴先生反問一句。
「檢舉貪污是我們的責任，別人貪污，我們祇能據實檢舉，無權處理貪污，更無權當面教訓別人，拍桌大罵人家。假如我們的同志個個這樣做，會把所有的軍政大員得罪光了，我們的工作怎麼能不垮台呢？」

「第三戰區對我們怎麼樣？」戴先生不再談蔡慎初，突然轉變話題，這樣問毛萬里。有少數同志飛揚跋扈，不受人家歡迎，不自檢討，却說人家對我們不好。有些同志對於事理認識有偏差，可能向戴先生報告，說第三戰區對我們不好。這些話戴先生聽多了，雖然不能全信，總是個問題，所以才問毛萬里。

「據我看來，顧長官(祝同)對我們很差不。」毛萬里很肯定地回答。
「怎見得？」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證明，」毛萬里說：「東南辦事處並未納入軍事機關建制，所以，沒有實物配給，沒有軍糧。我向顧長官請求撥發，以便改善同志們的生活。」
「需要多少？」顧長官問我。

「大概每月需要一萬五千斤，」我大概估計一下，這樣回答。
「我知道雨農的工作，」

作範圍很廣，你們的工作人員衆多，來來去去，一萬五千斤恐怕不够吧？這樣好了，每月撥發我們兩萬斤。」戰時軍糧多麼困難，顧長官知道我們人多，怕我們不够吃，自動多批發五千斤，如果對我們不好，會這樣嗎？」

「有道理。」戴先生點點頭說。

軍風紀執法隊長

第三戰區的軍風紀非常不好，顧長官決心整頓，三十四年(一九四五)成立了一個軍風紀執法隊，隊長人選屬意毛萬里，這個時候，他已兼任長官部調查室主任，突然接到顧長官召見的話，不知爲了甚麼事。等到顧長官告訴他，要他擔任執法隊隊長，他知道這種職務不好幹。要認真去做，就必須殺人，得罪好多人，才能幹好，所以，推辭不幹。

「我考慮了很久，覺得祇有你最合適，能够做好。」顧長官告訴毛萬里：「你要知道，戰區爲了整頓軍風紀，多年來組織了好幾次視察團，都是因循敷衍，沒有一次成功，祇是便宜了那些擔任這種任務的人。這種工作祇有有良心血性，鐵面無私，不畏權勢，不妥協的人才能做好，也祇有軍統局的幹部才有這種精神。你是雨農很相信的幹部，不會因循苟且，敢作敢爲，這一次一定可以做得很徹底，收到實效。」

「報告長官，」毛萬里說：「這種工作沒有權力，就不會做好。如果長官一定要我做，得給我權力。」
「怎樣的權力？」顧長官問。

「先斬後奏，就地正法。」毛萬里回答。
「可以。」顧長官對於毛萬里要求的權力，差不多考慮了五分鐘，才直截了當地說：「尉官以下先殺後報，校官先辦後報，將官先報後辦。」

顧長官既然給了毛萬里權力，他就不能再推辭了。他沒有向顧長官要書面命令，祇是建議。執法隊需要設一軍法室，由第三戰區軍法執行總監部派主任軍法官及軍法官各一人，調查室派軍法官二人，合組而成，就地審案，依法辦理。顧長官非常同意，照他的建議辦理。

「我給你派一連憲兵，隨隊出發。」顧長官說：「并派憲兵二十三團團長沈萬千做你的副隊長。」



抗戰時期毛萬里將軍任第三戰區執法隊長時留影。

長，你可以放手去做，甚麼都不要顧忌，這一次一定要把戰區壞的軍風紀改正過來。」

毛萬里帶隊出發，一輛小轎車、三輛大卡車，浩浩蕩蕩，威風凜凜。路過浙江開化縣的一個小鎮，遭受部隊荼毒的老百姓，聽說執法隊路過，好幾十人跪在路旁喊冤。當晚執法隊就駐在這個小鎮，接受控告，漏夜審訊，處刑三人，送往鄰近的遂安縣監獄監禁。

到達淳安，告發的人越來越多。因為執法隊鐵面無私的作風很快傳遍第三戰區，姦淫貪污案件疊疊，執法隊選擇重要的，就地處決了三人，這一來執法隊到處受到歡迎，起了很大的阻遏作用，軍風紀立刻改觀了。至安徽屯溪，據密報，兵站軍糧科長盜賣鉅額軍糧，經查證審問屬實，扣押在憲兵連。毛萬里簡直像國劇裏的八府巡按，響亮了第三戰區的各個角落，那些作奸犯科的不肖軍人，沒有一個不害怕的，怕他就地正法。

也許是毛萬里這幾砲轟得太響亮了，連戴先生也被他震驚了。戴先生處理問題，委員長沒有批准以前，絕不敢擅自行動的。現在毛萬里居然有權先斬後奏，那還了得，怕他闖下大禍，還沒有等地離開屯溪，就接到戴先生十萬火急的電報，要他立刻去福建建陽。他祇好回鉛山向顧長官報告，請求另派執法隊的負責人，好接替他的工作。

「你幹得很好，」顧長官說：「軍風紀已經好多了，希望雨農讓你回來，繼續到各處視察。」

「你這個傻瓜！這種殺人的工作，怎麼能够幹呢？」毛萬里到了建陽，戴先本對他說，把他留在建陽，不讓他再做執法隊長。

憲兵和特務隊衝突

第三戰區長官部在江西鉛山縣城外不遠的鄉村裏，上饒水陸統一檢查所派一個檢查哨在鉛山城外公路上實施交通檢查，憲兵二十三團也在檢查哨對面，設有檢查人員，隔着公路，遙遙相對。爲了保持和諧，當時約定，雙方互不檢查。可是有一天，憲兵要檢查上饒來的一隻竹箱子。檢查哨以爲既有約定互不檢查，當然拒絕。憲兵方面不答應，非要檢查不可，所以發生衝突。檢查哨人員太少，暗中向調查室特務隊請求援助，葉分隊長帶人前往支援，加入戰鬥。警備司令部一位軍官勸阻雙方射擊，被流彈擊傷殞命。憲兵被打死一官一兵，以一連人包圍檢查哨，檢查哨的人都逃走了，檢查哨遂被憲兵佔領。剛好顧長官進城來，路過現場，下車巡視一週，祇看見憲兵，他心裏已經明白是怎麼一會事。

毛萬里聽到衝突的消息，知道事態嚴重，趕緊打電話給憲兵團長沈萬千，要彼此約束所部，不要把事態擴大。偕同副主任李如何赴現場實地調查，許多同志以爲憲兵在全城戒嚴，如臨大敵，這個時候去檢查哨，太危險了，都來阻止。毛萬里以爲發生了這樣重大的事故，還顧慮甚麼危險，他到了憲兵佔領的檢查哨，詢問憲兵是怎麼一會事。

「就是因爲這隻竹箱子不讓我們檢查。憲兵

指着箱子告訴毛萬里。

「我們不是有約定嗎？」毛萬里問憲兵方面：「互不檢查嗎？你們爲甚麼要檢查呢？」

「我們有情報，」憲兵方面告訴毛萬里：「這隻箱子裏裝的是鴉片，而且這隻箱子是你毛主任的。」

「絕對不是我私人的，」毛萬里很肯定地說：「你們既然有情報，裏面是鴉片，不妨打開看看，我也好追查。」

箱子打開了，上面是衣服和生活用品，下面是無線電收發報機，準備向敵後去建台，衣物都是報務私人的東西，毛萬里已經明白了怎樣一會事。箱子裏面既然沒有鴉片，可見憲兵的情報靠不住，錯誤就不在檢查這方面，毛萬里腳也站穩了，腰也挺硬了。況且他們沈團長在執法隊共過事，彼此了解，憲兵方面雖然被打死兩人，因爲理屈，問題自然就不太嚴重了。

「我絕不袒護部下」毛萬里表明態度，說道：「一定秉公處理，受傷的我負担醫藥費，死亡的我負責撫卹。」

憲兵方面自然無話可說，趕快撤消戒嚴。他們告訴毛萬里，特務隊隊隊的情形，毛萬里斷定，一定是葉分隊長，回到調查室，找來葉分隊長詢問，他不承認。

「戴先生的精神就是敢做敢當，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絕不推諉，絕不說假。你是戴先生的幹部，應當具備戴先生的精神。」毛萬里勸說葉分隊長。

「是我帶隊去支援的。」葉分隊長

抗日時期東南敵後中美情報人員合影。



聽毛萬里提到戴先生的精神，立刻承認了。

「是隊長派你去的嗎？」毛萬里叮嚀一聲。 「不是，是我自動去的。」

「禍既然闖下了，就必須了斷。假如我派人把你押送到軍法執行總監部，不但你沒有面子，團體也丟臉，好漢做事好漢當，我看你自己去軍法執行總監部去投案吧，既表示你勇敢，也表示你是戴先生的幹部，不同一般。」

葉分隊長毫不遲疑，立刻到軍法執行總監部去投案，毛萬里哭了，哭得非常傷心，他哭這樣一位勇敢的同志，沒有死在戰場上，沒有死在敵後，多麼可惜？願長官認爲毛萬里處理這件事非常妥當，而軍法執行總監部的人對葉分隊長的勇敢，也非常惋惜，更欽佩戴先生的部屬不同一般。

問題雖然解決，毛萬里還來不及向軍統局報告，而戴先生給毛萬里十萬火急的電報已經到了：「聞你闖下滔天大禍，將何以善其後？」戴先生雖然嚴詞責備毛萬里，但是對於毛萬里所從事的工作，對於抗敵肅奸，整飭風紀的貢獻，戴先生還是深切明瞭，寄予同情和支持的。（未完）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

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定價伍拾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附郵票伍拾元寄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寄書（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陸元）